

勇者，到处都有路可走

□范咏戈

我用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句话作为篇名，一是用它献给《九号干休所》主人公王根柱，同时也献给作者凌行正。老作家凌行正在耄耋之年推出的新作《九号干休所》，是对他本人几十年创作的超越，也是当下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收获。在一个需要上一代人讲述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的书。

近年来，反映离退休干部晚年生活的作品并不少见，但集中在干休所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表现一个群体的实不多见。从这一点上说,《九号干休所》首先是对文学题材的一种新开拓和发现。这一题材领域是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我们的国家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不能不关注这一社会现实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从中发现新的价值取向。因此,尽管《九号干休所》选取的是军队干休所的题材，但就其触及的老龄社会问题而言，它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学生态价值。

也许是因为作家本人就是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也许是作家本人就生活在干休所,所以我們从《九号干休所》里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

三年前，凌行正以《军旅青春三部曲》回叙自己十九岁参军以来的战斗历程。而今，他以七十有九之年，为同辈战友奉献出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用子弹壳写的书。

子弹头已射出，开创了新中国。子弹壳便成为纪念物，寄托着对战争岁月和已故战友的怀念之情。作品最后一个细节，已离休的、八十岁的省军区原司令员王根柱，把自己的子弹壳制杖送给当年它的制作者、十八岁就牺牲了的警卫员。这位老将军，叱咤风云，戎马一生，挂甲之后还要“打扫战场”。检点往日言行，沉湎于无愧无悔的经历，感恩于救助自己的乡亲，检讨于曾对不起的同志，他要让自己的一生铁骨铮铮，磊落光明。但是他不知道，就在他家里隐藏着一个秘密。

作家巧妙设置装饰，一层层撩面纱，把秘密推到读者眼前，而主人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于是，王根柱晓得了这秘密之后会怎么样，就又成为结局性的秘密，非到最后不能揭底。而作品要展示的，不止这一秘密。作为统摄通篇的线索，围绕著这秘密讲述了一系列故事。那是这一茬从抗战年代走过来的革命军人，进入老年后所面临的现实课题：参谋长赵刚怎样转换其“孙子疗法”，宣传部长沈汉卿怎样“磨合”其夫妻与婆媳关系……

华发苍颜英雄气

□程步涛

以《亮剑》中的李云龙和《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为代表的颇具草莽气息的艺术形象，占据军事文学的大半壁江山已经多年。在这样的人物类型几乎成为一种创作概念的时候，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文学形象出现了，这就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中的省军区原司令员王根柱。这个王根柱与李云龙和姜大牙一样，同样是老红军，同样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战功赫赫的将军，但在其一身英风之外，又多了一些儒雅之气。这个典型人物的出现，无疑给当前的军事文学带来一股新风。

正如作者所说，这一茬革命军人的战斗一生，好似一磅磅礴雄浑的交响乐，章章高潮，节节华彩。可是贵是的，当他们步入晚年，进入干休所之后，这部交响乐尾声的绵绵韵律，依然在我们这个偌大思想空间里回荡，终日绕梁，不绝于耳。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离退休军人走进了干休所，在文学创作中，描写他们离退休生活的作品也就出现了，只是多不尽如人意。有的作品为了适于读者的口味，一味地杜撰离奇情节，两鬓染霜的主人公即便进了干休所，仍然不舍那些历史积怨，争强斗狠，互不服气，并将此视为军人的“个性”。岂不知，经过岁月炉火的冶炼，老同志虽然不能说是乐数晨夕的素心之人，但却多是“耳临清渭洗”（唐·李昂句）“甘以辞华轩”（晋·陶渊明句）之士。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得以平静地回顾已经远去的鼓声号角管弦旗簇，才得以超然度外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仍会像以往一样关注现实，为的是验证自己许身的理想和信念；他们也会对社会现象论是论非，但很快就能心如秋水坐观花落。于是，既无丝竹乱耳，也无秦牍劳形的王根柱，他的“打扫战场”之举，便成为老一代军人颇具代表性的行为与选择。只是，这个战场已经变成了心灵里的战场，这时的他们，已经进入“夜阑风静毅鼓平”（宋·苏轼句）“心与长天共渺”（宋·秦观句）的思想境界。也正因为如此，王根柱的典型性，大大高于那些被极力张扬了所谓“军人个性”的文学形象。还有一些作品刻意在老干部的个人情感和婚爱上着笔，这样的作品看起来是热闹了，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生活的本质。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面对现实，作家作出适于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只是，对生活的热情，对英雄的赞颂，在文学创作中似乎渐渐淡薄了。必须看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始终是以英雄主义、以高尚的情操作为精神养分的。这里所说的英雄主义和高尚情操，作为一种思想品质，既体现在那些在紧急关头振臂一呼血染长天的猛士身上，也体现在如《九号干休所》中的主人公们一样的普通人身上。在漫长的生命征途上，这些普通人的英雄气节，更多地融进了绚丽的彩霞，融进了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只有在雨霁天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在那丝丝缕缕的云影中，分辨出那些鲜红的生命印迹。作家要想分辨出这样的生命印迹并不难，就是要把对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在一种历史责任的高度上。对于作家和文学，这样做是一种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九号干休所》具有典范作用。

作者凌行正不仅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进新中国的老战士，还是一个在文学和出版工作中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休到干休所，已经近二十年。他在回顾自己战斗生涯的同时，也在细心观察着战友们的离休生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他步入自己生命的第八十个年轮之际，以三年灯前月下的时光，捧出了这部令人欣喜的力作。阅读《九号干休所》，我们得到的是一次精神的净化、一次情感质量的提升，聆听到的是老一代军人紧跟时代步伐唱响的一曲夕阳颂、大风歌。

是抱病回到老部队，为新一代军人讲述当年“中心开花”的战史。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句话：“勇者，到处都有路可走。”作品中除王根柱的形象丰满感人外，在九号干休所这一典型环境中，作家还栩栩如生地刻画出赵刚、彭克、沈汉卿及欧阳蓉、王大嫚、魏劳淦、梁丽等众多性格鲜明、颇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他们都以他们所坚守的价值生活着。作品中老干部合唱团那高吭一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正是他们在继续着战争年代的功勋对生命的再超越。作家对他作品中人物的这种人文关怀和大的悲悯，构成了作品鲜明的生活价值和思想力量。

《九号干休所》承载了作家一贯的叙事流畅的写作风格。30万字的长篇能让人一口气读下来，结构清晰单纯，主次线索分明，四个家庭三代人脉，但由此辐射出来的生活面却十分开阔。有战争叙事，有干休所以外的物质社会的当下生活。《九号干休所》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具有的完整性不仅在于结构的收放自如，开合有致，甚至在于它的书名。“九”字在中国数字中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数字，为最高又表示从头开始。高者有九天，九鼎等等。回到原点则是九九归一。“九”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圆点文化的符号，用作书名更显出其寓意，从而强化了小说文本独特的完备性。

用子弹壳写的书

□崔道怡

其中，即将成为欧阳蓉对门邻居的文工团长彭克，究竟会不会从美国回来；他和欧阳蓉这一对昔日情侣，现在肯不肯接受尴尬的居住格局，总之，青春岁月特殊境遇失误造成的情感牵缠和积怨，最终不能够化解开，被编织成这部书的扭结，而这类故事既无惊险又不缠绵，靠什么吸引眼球、叩击心扉？靠的是：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描绘细致入微的心理。这是一部显示生活本身魅力的书，以人物心理活动演绎人生晚年光景的书，叙事朴实无华而其结构智慧精灵的书。

这也是一部情深义重的书。开国之日，王根柱所在部队正打响“中心开花”战役，像一炬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他和战友攻上峡峪岭山头。王师长上来时，彭克扶着欧阳蓉站在马鞍架子上第一次唱国歌，沈汉卿升起第一面国旗。多年来，战斗青春是他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建国六十年前夕，“中心

向“打扫战场”的老军人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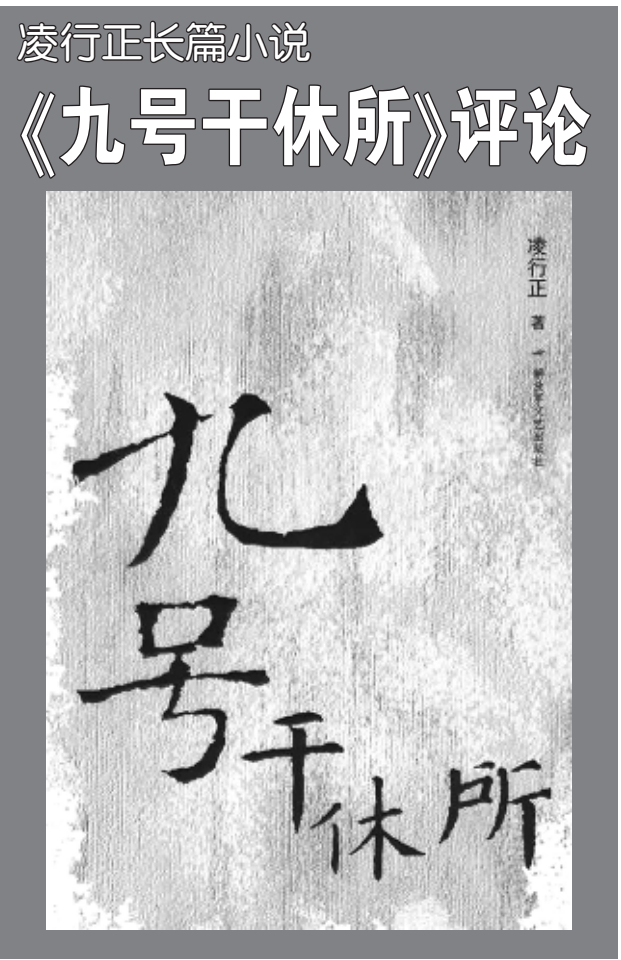
□贺绍俊

《九号干休所》讲述的是老干部大多会经历的事情，一批退下来的老干部住进了干休所，他们不再有事业的操劳，工作的压力，步入了老年生活。有人说，中国也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凌老的这部小说适时地反映了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如小说中写到了老人们面对身体健康和心理调适的问题，面对家庭几代人的观念差异问题，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纠葛问题，所幸的是，九号干休所的老领导们能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最后，他们都参加到了老战士军歌艺术团，他们的歌声“特别整齐，特别振奋，特别嘹亮”。九号干休所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关键还在于这里有一位核心式的人物，他就是凌老重点塑造的老将军王根柱。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将军，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丝毫也没有失落感，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以一种豁达宽广的胸怀去面对新的生活，他乐于助人，关爱他人，善于学习，既有将军的气魄，又有老者的风范。王根柱搬进干休所后并不是蜗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而是将干休所当作了新的人生战场，积极迎接在这里遇到的新挑战。他不仅主动参与干休所的建设,也以智慧和策略去处理各种难题。王根柱妥善地解决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从而使九号干休所充满了和谐、和睦的气氛。在王根柱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凌老的身影，因为凌老就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对他人充满着善意的智者。凌老笔下的九号干休所，是一处老干部的精神乐园，在这样一种描写中也可以看出还蕴涵着凌老的理想。也就是说，九号干休所既是写实性的，也是理想性的。这种理想是凌老对社会未来充满希望的理想，因此完全可以把凌老所描写的九号干休所看成是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缩影。

这部小说真实描写了老干部的生活和情感,展示了老干部在当代社会观念大变化的环境下遇到的新问题,仅就这一点来说,小说就是成功的。但我更看重的是凌老通过干休所的生活解答了一个人生永恒的哲学命题。这个人生的哲学命题就是，一个人步入晚年，生命的价值将怎样体现出来。

《九号干休所》填补了军旅文学创作中有关军队干休所生活的空白。在这部饶有兴味的小说中,作者以他习惯的清新质朴的基调,围绕搬进郭家屯干休所(后来叫做挂甲屯干休所)的四位老军人及其家庭发生的故事，不吝笔墨为我们塑造了某省军区原司令员王根柱及夫人欧阳蓉、参谋长赵刚、某大军区宣传部长沈汉卿及夫人黄老师、某大军区文工团团长彭克等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物，为我国的军事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讲述了以上述人物形象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历过刀光剑影和漫长和平时期斗争考验的老军人，离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生命经历和心路历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军旅文学的重要贡献。

如果说作者在此之前写作的令人激赏的“军旅青春三部曲”描述的多是作者本人以及和他同时代军人的青春生命历程，那么,《九号干休所》则借助书中众多的和斑斓多彩的人物,描述了一代金戈铁马的老军人暮年的生命经历。他们是革命和战争时期的一代人,经历了长期的战火硝烟,又在他们已参与创建的新中国诞生后,经历了“保江山”年代漫长而复杂的人生岁月。他们是革命理想和战争岁月陶冶出来的一代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胸中永远保持对于理想、事业、领袖的坚定信仰与忠诚,无论到了何时,都仍然像一批置身沙场的战士,时刻准备着为祖国、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把自己的每一个立身之所都一概视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每一次的生活转折也变成了战场



开花”战役，第一曲国歌，第一面国旗激励他留下珍贵记忆。凌行正爱他们，感慨其历史，关注其现实。为此，他拿笔来“打扫战场”，清理陈年旧账，以便他们重新焕发壮美的容光。

没有历史,何来现实?所以,给王根柱布置了挂甲室,让彭克和欧阳蓉成为邻居,惟其如此,才好开展今天的“心中开花”战役。不见血与火,硝烟在心里。只要攻占当事人心头,就能让他们的心中开出花来。司令员仍然是王根柱，又是通过参谋长经由宣传部长摸清了底细。给欧阳蓉留字，给彭克买扬琴，不动声色解开扭结，使老战士军歌艺术团活动如期举行，让当年的小情伯、今日的老战友，再次同台演出，彭克纵情敲打扬琴，欧阳蓉放开了歌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此刻，老将军重上峡峪岭，实现“打扫战场”最后心愿，让子弹壳入土为安。这部书以挂甲后保晚节更纯正的高尚品德和广阔胸襟，为老军人谱写了延续着的交响乐章，韵律依旧华彩雄浑。它所传播的夕阳红的歌声，何止军人，也是所有老人需要增进的保健精神。而为开国献身的烈士英魂，何止在峡峪岭或孟良崮，它们不朽的身影，屹立天安门中心。那些用子弹壳打造的拐杖和山门，能够帮助所有国人在奔赴民族复兴的路上奋发前进。这，就是《九号干休所》里搏动着的心。

革命者永远年轻

□朱秀海

凌老作为一名军人,他用军事的术语形象化地给出了一个精彩的答案,打扫战场。老将军王根柱搬进干休所的第一天就失眠了,显然是新居刺激了他的神经,新居在提醒他,他是一个退下来的老头了。但当他走进他为自己安置的“挂甲室”,看到昔日用过的望远镜、手枪套、将军服等,就感到“缕缕的灵光在头顶上闪耀”,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他意识到,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有胜利,有失败,“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成了历史,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站。而今,在这场人生战斗即将全部结束的时候,自己应该好好地打扫打扫战场了”。打扫战场不仅有总结反思的意思,而且还包含着实践的行为,尽一切可能去弥补历史留下的遗憾和欠缺。于是王根柱就会去主动地解开妻子与彭克之间情感上的结,使他们的情感获得解放;他的妻子更是焕发出青春。王根柱也就会长途跋涉去看望长眠在老战场的尖刀师的烈士们，并将自己的拐杖埋在曾经是自己警卫员的小瓢子的墓边。在我看来，凌老所说的人生的打扫战场，其实就是他对老年生命价值所作出的新阐释。孔子曾对人生有精辟的论述。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说，人到七十岁时，就能够随心所欲却又不会逾越规矩，这自然是因为在生命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经验，也不断地反思，才把握了人生诀窍，悟到了人生真谛。凌老的“打扫战场”说可以说是从孔子论断的基础上又有了深化。凌老告诉我们，当人到了老年时，就应该回过头去对自己的人生战场好好打扫打扫。只要你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的境界，你就能够打扫好自己的人生战场，就会使历史的遗憾和缺欠得到补偿。这是一种最积极最乐观的人生实践。在这种人生实践中，人在老年阶段的生命价值得以彰显。凌老不仅提出了“打扫战场”的观点,而且他本人就身体力行推广着“打扫战场”。也许写作《九号干休所》就是凌老“打扫战场”的一次伟大实践。为此,我要向打扫战场的老军人凌老表示崇高的敬意。

革命者永远年轻

□朱秀海

的转移,考验着他们的忠诚和勇气。就是这样一代人,他们从来都以自己的生命会永远年轻,像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样,不会老去。但是岁月飞逝,今天的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老了,他们的栖身之地也变成了一座座军队干休所。但是他们一生中形成的信念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忠诚与热情没有改变，老骥伏枥,烈士之心仍在。干休所对于他们来说,有些无奈,有些不知所措,非常的不适应,从内心深处讲,甚至是非常地错愕，但是他们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他们一直都在听从着军号的指挥，这最后的一次转折也毫无悬念地被他们认为是戎马一生的最后一次转移战场，干休所于是就成了他们要坚守的最后一道阵地。在这里，没有了和对手的厮杀，他们却仍然要和自己厮杀，用书中的话说就是“要最后打扫战场”。无论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忘给老部队留下“枕戈待旦、闻鸡起舞”遗训，并以向当年的文工团员彭克赠送一架新扬琴的方式还清人生欠账的省军区原司令员王根柱将军，还是在生命的暮年学会了如何照顾妻子的大军区原宣传部长沈汉卿，无论是接受以“续弦疗法”替代“孙子疗法”

作者写到的这许多人物,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经历,他们离休后的生活,也是我所熟悉的。尽管我和凌行正同志过去不在一个部队、一个地区,但书中的那些人物好像也是我的熟人,阅读时感到亲切,并引发一些感想。

一、这一题材的意义。作者把书中写到的这几位离休干部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认识、感受这个特殊的群体,了解他们的过去,了解他们对新中国作出过的贡献和随着经历而来的局限。他们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边缘群体,是正在陆续消逝的一批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读这部小说,让读者了解我们的过去,从而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还不多。

二、小说创作是成功的。塑造的这些人 物,离休省军区司令员王根柱,参谋长赵刚,沈汉卿、欧阳蓉、彭克,都是性格鲜明的,典型的。作者为他们每个人安排的处境,在老同志当中也是常见的,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冲突,却那么引人入胜。小说的艺术描写,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

三、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力求深化的一个主题,即书中王根柱常讲的那个“打扫战场”。这是一个老年人的主题,经历了一生的拼搏,一生快过完了,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还有没有偿还的情感的旧债,还有未了的恩怨,应该趁有生之年抓紧做完。凌行正同志在“后记”里讲到,写这部小说,写写他心中一直想描写的他的老上级,他的老战友,也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也是“打扫战场”。我理解这种心情,这一主题对读者是有启示意义的,要珍惜生命中的种种考验,严肃地对待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课题,忠于党和人民,认真对待你的同志、你的战友、你的亲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生无怨无悔。对这些描写,我是深受感动的。

在平常叙述中彰显质朴品格

□陈先义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军队干部进入离退休年龄，干休所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关注，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凌行正的《九号干休所》应该说是近些年来第一部用长篇小说形式表现离休干部生活的作品。这样一部 30 万字的作品，之所以一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特别关注，不仅因为作者的话题触及了一个长期以来被文学遗忘的角落，而且是因为作者叙述的是自己所经历的生活。读之犹身处于这群饱经战争风雨的老干部群体中，谛听他们壮士暮年的所思所想，品味鉴赏英雄晚年岁月的五彩夕阳。

《九号干休所》之所以感人，首先在于它题材上的独辟蹊径。《九号干休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在一群战争年代曾经患难与共的老同志身上，发现他们并未因岁月消蚀而丢掉的青春激情，发现了彭克、沈汉卿、王根柱以及欧阳蓉、王大嫚等一群老战士几十年从不蜕化的精神品格。与同类题材《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同，作者以描写老干部的现在进行时为叙述主线，直接表现这批老战士当今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了这战线久经沙场的老同志对事业的忠诚，对战友的真诚，以及对友情、爱情的珍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老干部这样一个题材的开掘和表现，为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长篇小说创作赋予了创新性的意义。它拓展了军事文学的表现领域，使文学的目光在对经历过战争和建设改革时期的老同志的精神观照中，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以更多的启示。

《九号干休所》之所以感人，还在于作品对内容的精心剪裁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整部作品围绕彭克为了怕与自己的早期恋人住邻居而调房子，围绕参谋长赵刚在再婚问题上经历的思想波澜，以及干休所成立老战士军歌艺术团这样三个主要情节，运用现实和历史不断闪回的手法，把彭克与王大嫚、王根柱与欧阳蓉、沈汉卿与黄老师，以及单身老人赵刚之间的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以及青年时期的恋情等丰富情感十分逼真地表现出来。这些情感之所以写的生动逼真和真实感人，是因为作者本身就在这个群体之中，他写故事几乎全部取材于他所经历的真人真事，因而读起来如同一位老者在娓娓叙述他真实的生活经历。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主旨，那就是不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我们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不能变，我们对同志的爱，对朋友对亲人的爱不能变，只有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时，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这个作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语言上的质朴和隽永。作者语言简洁，且几乎全部用生活语言，绝少华丽的雕饰和修饰。看这样一部作品，如果仅仅从语言风格上，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作者这种短句短语充满生活的趣味和韵味，杜绝了虚饰和夸张，极适合大众阅读。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充满浮躁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在写作上对这样一种质朴风格的追求，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走出离休后孤独的前省军区参谋长赵刚，还是因为自己年轻时热烈爱恋的情人欧阳蓉嫁给了别人，从而一生暗怀怨尤的老文工团长彭克，都在这人生最后的阵地上“打扫”了自己的“战场”，理解了对方并解脱了自己。这是一种来自人生暮年的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一种对全部人生经历的清理，“舍弃”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在这一刻，无论是书中人还是作者自己，都又一次在人生最后的战场上赢得了最后一次住往是与死亡相伴的辉煌胜利。

《九号干休所》让我们感动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的语言，深深地震动了我们，同时也感动了我们。我指的是作者通过这一部书向所有的读者表达出的，对于革命、祖国、军队以及承担一切的一代正任在故去的老战友的爱。作者用几乎所有的篇幅，讲述了这些老军人是多么努力地去适应离退休后的生活，就在这种巨大的努力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留恋与不舍。留恋军队，留恋战场，留恋一生的战斗岁月，尤其留恋这些在漫长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友情，几乎成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战友。最后，是留恋将一生完整地交给了革命、军队和祖国的这一代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生命。《九号干休所》描写了一群勇敢地去旧生活，走向新生活的老军人，也就写出了这一代人在舍去时的艰难和苦痛。

本版责编：胡文杰